

漠川◎著

招标

一部“招标”小说 = 一部商场孙子兵法
= 一部生动的人生哲学



光明正大的**招标**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招标 / 漠川著.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12

ISBN 978-7-5057-2638-3

I. ①招… II. ①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2796号

书 名: 招标

作 者: 漠川

出 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规 格: 787mm×1092mm 16开本

16印张 350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7-2638-3

定 价: 28.80元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 编: 100028

电 话: (010) 64668676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新官上任 001

张明的心里其实是很不愿他们折腾的，他觉得和青青河流域管理局原局长胡开德的关系处得一直很不错。虽然胡开德的胆子大了些、心贪了些、色重了些，但等价交换是在这个世界行走的原则，张明想得通。做企业久了，张明坚信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官商之间很像傍大款，是最温柔的劫富济贫。

第二章 投石问路 014

沉寂了多日，张明觉得该去一趟管理局了。许建中虽说该来了，改朝换代，局势总要洗牌，免不了会冒出些新生力量。机遇是均等的，如果别人来了而你没来，起跑的枪声在你耳边响起时，别人已经开始冲刺了，那时你就只能当观众了。

第三章 移情别恋 027

刘飞海端起酒杯，心里却咯噔一下，思忖着，曲向东和刘国泰怎么短短几天的工夫，关系就迅速升温到称兄道弟的高度？这也太快了点吧。男女间有个一见钟情，难道官商间也有？官商间最讲究的可是知根知底、利益共存、安全第一啊！怎么？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有过什么样的交易？这样一想，刘飞海的心咚咚跳了起来。

第四章 借势出征 035

金安看了张明放在他面前的策划书，紧缩了一个黄金周的眉头舒展了。在这个黄金周里，金安过得很不好，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条沙漠扭出的迪斯科舞，使沙洲白天变成黑夜；使数万瓜农果农的秧苗扭折、花朵坠落；使三名小学生失去了生命；使沙洲在只投入产不出的季节，损失高达一个多亿人民币。

第五章 竞争对手 047

推开门，亚菲从弥漫的水汽中看见常丽丽脸上敷着白毛巾，赤着身仰躺在硕大的冲浪浴缸里，身旁簇拥着泛着红点的小鱼。那身体真是勾魂摄魄的，丝般的肌肤，起伏有形，白里透红的大腿，圆润光滑……亚菲看着看着，眼中也有些嫉妒了。

第六章 明争暗斗 061

刘飞海想着，觉得后背凉风嗖嗖，激出了一身冷汗，又开始抽烟。在烟雾中他一遍遍权衡，一遍遍剖析，尽可能地将事态想得更周全些。他之所以对张明含糊不清，并不是忘了张明手中的借条，是他不知刘国泰和常丽丽的胃口到底有多大。他曾问过常丽丽，常丽丽说她也不准。在没有明确的事态面前，刘国泰是不能得罪的，冷落的只能是张明。他有些心力交瘁，第一次感觉到当官也是件累人的活。

第七章 利益分配 075

刘飞海记得此后的一个无风的夜晚，是常丽丽主动打来的电话。那个夜晚，常丽丽让他的灵魂飘上了天堂。常丽丽身上散发出的香味，常丽丽动情时的呢喃，常丽丽高潮时扭动的妖媚，使他真正体会到了亦真亦幻、欲仙欲死的美妙。那个夜晚，就为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使他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第八章 柳暗花明 091

张明的心头笼罩了商人特有的悲哀和无奈，特色之路下必有特色之人。不单是势力的事，骑驴的碰见看唱本的，比的是谁的后跟更硬，谁的路子更野，谁的台柱子更结实。路在何处？张明不知还能做什么，有点颓败的他用手掌揉了揉脸，从五指间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还能怎样呢？只能寄托于希望、寄托于运气了。

第九章 处女情结 110

张明感觉不到脸上的火辣，只觉眩晕。他怎么想也想不到这是她的第一次。张明愣过神来，又把她紧紧地箍在怀中，在她的脸上、脖子上，在她开满红蕊的胸脯上，一遍遍狂吻，身体有节奏地加快着速度……

第十章 鹿死谁手 131

办公室主任，是单位的大管家、领导的后勤部长。谁的茶叶没了，余湖生给买，谁的纯净水喝完了，余湖生给灌。尤其是余湖生还管车，这是极笼络人的缺，谁家没个大小的事，谁家不希望有事了用用单位的车。更要命的是余湖生是个天生的奴才，脑子转得比孙猴子的筋斗还快……

第十一章 老羞成怒 150

“我的事说明他就是个卸磨杀驴者，你要高度警惕。他以为给了你两个标段就还了你四十万，两清了？哼，不会有那么简单的。既然和他的利益集团绑在了一起，接下来的方针就是要像胶一样黏着他们，要时刻搜寻他们之间的不同点，投其所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第十二章 风云突变 164

张明就是再笨，也明白一直在为他的好心人是谁了。刘国泰的一声“漩漩”给了他揭开迷雾的钥匙。虽然他不知道紫漩和刘国泰是什么关系，但就刘国泰对紫漩的称呼来判断，他也知晓一二了。他把眼睛转向紫漩，紫漩也看着他，一双杏眼脉脉含情。张明看着才发现她的眼睛特意涂了睫毛膏，根根竖立，像两把小刷子，弯弯的密密的。

第十三章 得意忘形 177

刘飞海感觉人生之路多了份精彩，一遍遍地回味九丹的温软，仍然是惊心动魄，魂不守舍。女人貌似相同，反射出的激情却是天差地异。相比常丽丽的成熟，九丹的火辣年轻更具野性的生猛，那是放得开的享受，是把性爱看做一次生命的愉悦，她会把你的激情和能量统统地调动开来，让你每一次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

第十四章 黄雀在后 193

刘飞海不知道，就在他把九丹当做猎物肆意地享受时，他也变成了别人的猎物。金凤玉露一相逢，胜却人间无数，刘飞海又怎能把持？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刘飞海得意之时，又怎知防范？

第十五章 狼子野心 209

“只要抓住了刘飞海，抓住了刘飞海掌握的沙洲庞大的节水项目资金，就可以向银行抵押贷款，有了资金才可以收购和马总谈好了的嘉禾项目法人股。一旦嘉禾项目法人股收购成功，我们就不必再去港交所上市了，直接进入股市坐庄操作，强势哄抬起股价，大把的现金就像小河一样流进丰收的账户，你我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亿万富翁。套现成功后，我们还清管理局的项目资金。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一步跨入新世纪，拥抱更美好的明天。”

第十六章 爱欲横流 224

刘飞海真不想回沙洲，和九丹在别墅大床上夜夜明月光的动感时刻，刘飞海一点一滴无不雕在脑壁上，虽然身体回到了沙洲，屁股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但心在松懈下来时不自觉地就回到了和九丹的汗滴禾下土中，随之的渴念犹如小猫抓心般地轻扫，如梦如幻，飘飘浮浮，九丹仿佛就是眼前的空气，眨着万种风情的盈盈眼波，依旧和他如醉如痴地交流融合蠕动缠绵，依旧和他的灵魂一起在天宫中无穷无尽地飘摇……

第十七章 审计风暴 234

“醒醒吧！亲爱的刘飞海同学！还想什么丑不丑？四个亿啊！你能活着就是你的造化了。九丹小姐还在你的身边吧，的确不错，是个角色，该胖的地方不瘦，该瘦的地方不胖，该黑的地方不白，该白的地方不黑，好好享受吧！她或许就是你这一生最后的晚餐！”

第一章 新官上任

张明的心里其实是很不愿他们折腾的，他觉得和青青河流域管理局原局长胡开德的关系处得一直很不错。虽然胡开德的胆子大了些、心贪了些、色重了些，但等价交换是在这个世界行走的原则，张明想得通。做企业久了，张明坚信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官商之间很像傍大款，是最温柔的劫富济贫。

1

沙洲三月的风很大很猛，像很多人心底的欲望。风在市委常委会召开前还像剪刀，而在任命刘飞海为青青河流域管理局局长一职时，就刮得动物般凶猛了。它从西边席卷而来，刮得沙洲的半边天仿佛都要塌了，在人的意识还没清醒时，眼前便黑了，好像只一声呼啸，整个沙洲市就找不到了。

看着窗外越变越暗的天，斗风沙节水公司老总张明的眉头皱得能夹一枚硬币。来沙洲五年了，张明对沙洲的沙尘暴早已习惯，虽烦但还能受。只是这一次，他的眉头皱进了心里。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张明朝市委大楼看了一眼，对市委能不能在今天下午的常委会上确定刘飞海为青青河流域管理局局长，他还有些许的担忧。对刘飞海担任青青河流域管理局局长后的美好明天，张明没有许建中和夏辉那么雀跃。但张明懂得一个道理，只有陪还不是大领导的小干部走过青春寂寞期，才能在小干部成为大领导时有机会享受领导干部最繁华的盛年期。

张明的心里其实是很不愿他们折腾的，他觉得和青青河流域管理局原局长胡开德的关系处得一直很不错。虽然胡开德的胆子大了些，心贪了些，色重了些，但等价交换是在这个世界行走的原则，张明想得通。做企业久了，张明坚信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官商之间很像傍大款，是最温柔的劫富济贫。做节水项目就是撒芝麻捡西瓜的游戏，利益永远比友谊牢靠得多，换了刘飞海，银子的分量不一定会少。

一次次的交易，他觉得和胡开德的关系早已上升到哥们的程度。和胡开德，张明早有

了一种踏实和熟悉感。张明初来沙洲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商人，在胡开德的庇护提携下才得以成长。他真不想绕进官场的尔虞我诈、你死了我才能活的纷争中，他只想做生意，顺顺当地地做生意。可刘飞海不做生意，只想做官，伙同许建中一步步把胡开德做到了“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又做进局子喝了稀饭才甘心才放手才后快。

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有奶就是娘，无奶走他娘，谁升起，谁就是太阳。张明还要靠太阳生长，自然不能得罪新升起的太阳，于是只好半推半就地加入到了刘飞海的队伍中。

胡开德被双规源于省纪委收到了一封关于他擅自挪用灌区改造专项资金修建豪华办公楼的检举信，更要命的是检举信里还夹带了一张他和情妇的性爱光盘。张明很清楚检举信是谁写的、性爱光盘是谁偷拍的，又是谁寄到省纪委的。

在胡开德出事后的一天下午，张明收到许建中发来的短信，要他为刘飞海准备四十万人民币。看着许建中的短信，张明的心里止不住地翻江倒海，一时间觉得自己是那么的龌龊，怎么也成了有奶就是娘的白眼狼。早已不吸烟的他点了一根软中华，久久地陷入到缥缈的思绪中。张明知道，在这个社会，要混就不能太善良。在这个官位含金量越来越高的特权社会里，商人不仅要用望远镜看趋势看发展，还要用显微镜看苗头看问题，与时迁移，才能应物变化，才能水涨船高。想到这里，张明深深叹了口气，将烟头掐死在烟灰缸里，叫来财务部的王姐为刘飞海开好了一张四十万元的现金支票。

窗外呼啸的沙尘暴使管理局副局长刘飞海的焦躁比任何一个人来得强烈，市委常委会还没有结束，他自然无法得知佳讯，心仍揪得紧紧的。办公室里弥漫出一股呛人的味道，桌上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很满了，刘飞海用手指又戳进一个烟头，用嘴吹吹办公桌上的沙粒，百般焦躁，忍不住又拿起手机看了看，还是没有他等的电话。

时间就在一分一秒中不紧不慢地消失，刘飞海真的沉不住气了。

一万个想知道市委会议室里正在形成的会议决定，可手机不响，他能做的只能是等待。看着马路边的槐树不停地被风摇摆着，刘飞海觉得自己的心也如风中的槐树，不停地晃动。

刘飞海不由地想起为了这一刻打出的那一套套组合拳。

那天晚上在市委副书记刘国泰的家里，刘书记说：“市委对确定你全面负责流域管理局工作还有异议，我给几位常委也做了工作，他们表示支持，就看常委会了，应该没有问题。”

刘飞海心头一热，不由动情地说：“刘书记，你真是我命中的贵人，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刘国泰说：“飞海啊，我也是看重你的为人和能力，是块可塑之材，要是你是根烧柴，我也犯不着这样为你打点。”

刘飞海自然又一番表白：“谢谢书记对我的关怀和栽培，无论我能不能就任，刘书记的恩情我一定不会忘记。”

刘国泰点点头说：“你知晓就好。”

刘飞海知道他不完全是看上了自己的能力，这个世界早已变得五彩缤纷，漩涡重重，无利谁愿意奔忙？果然，刘国泰后来对他说要这几个常委都投他的票，没四十万打点不了。

可四十万啊，上哪去找？

许建中说：“只要路子准，钱可以找嘛。”

许建中是刘飞海大学同学，两人在管理局的关系一直很密切。许建中一贯坚持两条腿走路，在合伙颠覆胡开德的同时，他随时提醒刘飞海不能忘了走上层路线。他对刘飞海说，这个世界只要单单是钱的事，就不是什么难事。刘飞海知道他和斗风沙节水公司的张明来往密切，如果找钱也一定是上张明的公司找。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刘飞海能有这么多朋友热心帮助，是他的福气，他没理由不感动，没理由不努力。

那天从张明的公司出来，握着张明亲手开的支票，刘飞海坚定了信念。他知道，像刘国泰那样重量级的人物，没有把握的话是不会收你的礼金的，更不会给你透露些什么，他其实已在向你表态了，说明他的心里是有数的。刘飞海同时也明白，许建中和张明之所以有这样的热心，也是寄希望于他。

“他年若得为青帝，报得桃花一处开。”刘飞海告诫自己，要是真坐了管理局局长的位子，不能忘了他们的好。

这时，办公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刘飞海猛地转过身，眼睛盯着手机。手机的铃声还在响，刘飞海一时感觉自己的腿有点僵硬了。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眼看手机蠕动着、鼓噪着就要掉到办公桌下面去了，刘飞海才飞快地冲过去抓起手机。

不是自己要等的电话。刘飞海在接听时不由自主地从心底升起一股烦躁。对方听出了他的不快，柔声地问：“怎么了？”

“没怎么，没事最好别再打电话。”刘飞海没好气地说，挂了电话。

刘飞海握着手机又陷入层层猜测之中，笼罩了几天的兴奋在不停的猜测中消失殆尽。走廊传来嘈杂的脚步声，机关人员到点开始下班了。

还是没有要等的电话，刘飞海彻底不踏实了，忍不住在手机上翻出一组电话号码，却最终也没拨出去。

不知过了多久，手机突然又响了起来。刘飞海被突来的手机铃声吓了一跳，半天才反应过来。

看着手机显示的号码正是自己一直期盼的，刘飞海接电话的声音都颤抖起来。听了电话，他的脑子像是被雷击了一般，连句谢谢也说不出，直到电话那头问：“你怎么了？在听吗？”他才清醒过来，对着电话一个劲地嚷道：“谢谢首长关心！谢谢首长提携！谢谢首长爱护！我绝不辜负首长对我的期望……”

放下电话，刘飞海忍不住伸展双臂吼叫了一声，身后的椅子也一同兴奋，发出清脆的伴奏音。摸摸自己的脸，刘飞海感觉很烫，他为自己的举动笑了。

手机又响起来，是向他祝贺的电话。在他还没接听完时，另一个打进的电话又在嘟嘟

地叫响，向他提示着。祝贺的声音在刘飞海耳边一次次畅响，百鸟朝凤般此起彼伏。好不容易挂了电话，刘飞海感觉腮帮都僵硬了。

手机终于耗尽了能量，办公室安静下来，刘飞海才发现窗外早已灯光闪烁。

2

刘飞海走出办公大楼时，风还刮着，树还扭着，大街上车来车往还如往常一样，但在刘飞海的眼中，风是他飘摇的云，树是他兴奋的帆，车灯是他灿烂的明天。

看着对面走来一对沉醉于甜蜜中的情侣，刘飞海的眼前飘出了常丽丽那对花花枝谢、对月月无光般的娇艳身影，立刻身子热了，魂儿飞了起来。他掏出手机想给常丽丽打个电话，问问她方不方便出来。打开手机盖不见显示，才想起手机早被祝贺的声音打炸了。无奈之下他只得走向路边的公用电话亭。

常丽丽在电话里问他在哪儿，怎么是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刘飞海就说了，然后说：“想你了。”常丽丽在电话中哧哧地笑，笑过后说：“我也想你了。你来吧，我等你。”

刘飞海没有告诉她已有了佳音。他原本是想告诉她的，但听了她娇滴滴的声音后觉得还是在起时再对她说吧，那样说不定还会增添云雨时的致幻效果。

紧接着，他又给妻子苏芬打了个电话。苏芬正在家给儿子浩浩辅导作业，一听是刘飞海的电话，也问了一句在哪儿，怎么是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刘飞海愣了一下，撒谎说在酒店，陪上面来的领导吃饭，手机没电了，用吧台的话机报平安。苏芬在市一中带高三毕业班，年年都被评为优秀教师，年年都是忙忙碌碌。刘飞海对苏芬说回来可能要迟一点，苏芬说能少喝就少喝点酒。不知怎么的，刘飞海的心里突然生出一丝愧疚，他对着电话说：“正了。”

苏芬听了只淡淡说了句：“这下该满意了吧，没事我挂了，儿子还有道题等我去讲呢。”

刘飞海挂了电话后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直奔青青河边的碧水花园而去。

常丽丽的家就在碧水花园，碧水花园是沙洲新建的一处高档住宅群，也是刘飞海偷情的天堂。走进碧水花园常丽丽的家，刘飞海感觉被风吹冷的脸一下子温暖如春。常丽丽甩着湿漉漉的波浪长发，趿拉着刺绣拖鞋跳跃着为他脱下风衣挂在衣架上，又为他取过一双同样刺绣的拖鞋帮他换了。刘飞海有一种坠入温柔乡的醉美，他双手抱住常丽丽，把嘴唇凑了过去。常丽丽扭动着身子，夸张地哼了几声后，用手抚摸着刘飞海的头发说：“先洗洗吧，看你头发都是沙子。”

“丽丽，抱着你的感觉比什么都好，你开瓶酒，今夜你要好好陪我喝几杯。”刘飞海的脸蹭着常丽丽的耳垂火火地说。

“什么事这么高兴呀，是不是局长的位子坐定了？”常丽丽一边取酒一边问。

“让你猜对了，刘书记刚透给的消息。”刘飞海得意地点了一根香烟，舒展着身子说。

“那恭喜你了！”常丽丽说着倒了酒，将酒杯递到刘飞海的手中，秋波烁烁地说：“就为你的高升干一杯。”

刘飞海喝下一杯干红，顿时觉得心里热乎乎的。看着常丽丽时隐时现的躯体，刘飞海腹腔中的欲火自下而上，他抓过常丽丽的手抚摸着说：“丽丽，陪我去洗澡吧。”

“不嘛，人家刚洗过了。”

刘飞海说：“走吧，给我搓搓背。这几天一直焦急，都没别的心思，好想彻底地放松放松。”

“那好吧，洗澡可以，可不许使坏呀！”常丽丽娇滴滴地说。

刘飞海哈哈笑着说：“不坏不坏。”

洗澡间的粉红色浴缸里早已放满了水，热气腾腾的水雾中弥漫着洗发精和沐浴露的芳香，刘飞海抱起常丽丽，浴缸中哗哗的水声开始跳跃了起来……

3

在常丽丽的家变得炙热时，斗风沙节水公司老总张明的宝马轿车无声地开到了青青河流域管理局家属楼下。

停住车后，张明掏出手机拨通了青青河流域管理局工程处长许建中的电话，许建中说到他的车了，要他的车继续往前开。张明将车又往前开了一百多米后停下，许建中走到车前左右看看，猛地打开车门噌地跳上车。

“你都快像个地下工作者了。”张明开动宝马后打趣地对许建中说。

“没办法啦！住在一起就是麻烦。”许建中摇着头说：“在这个敏感时期，小心不为错。”

到了三和苑酒楼，许建中下车时还忘不了左右打探。进了包厢，两个人点完菜后，许建中对跟进来的服务员摆摆手说：“不叫别进来。”看着服务员离开，许建中说：“定了。”

“是他吗？”张明问，

许建中点点头说：“是的，半个小时前定的，没什么意外，组织部现在应该在出任命文件。”

张明长长出了一口气说：“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总算迈出了，就盼望你们能胜利。”

“是迈出了第一步，但这第一步迈得是虚是实，还要看第二步能不能迈下去。在这关键时刻，没有什么急事，最好少联系，如有急事最好发信息约见。另外，怎么迈出的第一步也忘了吧，不单是和他，我们之间也不要再提，听见了吗？”许建中若有所思地说。

张明看许建中一脸严肃，点点头说：“知道了。”

张明知晓，很多的事今后就是烂也要烂在肚子里。在这个行业久了，许多的潜规则彼此间心知肚明：生意就是关系，生意到哪儿，哪儿的关系就要建立起来，权力在哪儿，生意也要跟到哪儿。

张明吃了几口菜说：“咱两个大男人吃着肉，感觉还是嚼着青菜。女蟹男虾，要不要找个女朋友，来点荤色？”

许建中咽下一口牛肉疙瘩汤，用纸巾擦擦嘴说：“免了吧，国家公务员呢，要注意形象。我吃好了，你要是不想回去，就约你的菲儿、蓉儿吧。只是别向她们露什么风，好多人都是翻船在阴沟里。民营企业家，你只管告诉她你有多少钱，千万别告诉她钱是怎么来的。”

“真的不再吃点？”张明看许建中已站起来，也站起来问。

“不了。”

“我送你回去吧！”

“你的车太招摇，我还是打车回吧。”

许建中走后，张明面对空荡荡的包厢不禁苦笑了。不过苦笑后，他还是佩服许建中。自从离开四川老家来到大西北的沙洲市创办了斗风沙节水公司，他就和一帮搞水利的工程师交上了朋友。大浪淘沙，几年下来处得最亲密无间的就属许建中了。在许建中的引领下，公司的事业如日中天。当然，随着斗风沙公司的一天天膨胀，许建中存在农行保险库中的公司股值也在一天天地增长。虽然许建中一直是个只分红不投入的主，但社会关系也是生产力，还是要感谢他的。

看着一桌花花绿绿的菜，张明也没胃口。他拿出手机，拨了寒小蓉的电话。

不料，寒小蓉还没到，亚菲的电话却追了过来。亚菲说，她路过三合苑时看见他的宝马了，猜想他一定在上面，她有点想他了，想上来看看。

亚菲的不期而至，张明只好又一次拿起电话。得知寒小蓉还没出门，张明长长出了一口气。他说：“客人有事提前走了，本想约你一起吃饭的，谁知客人刚才又打电话过来，说那边的事完了，又要接着谈。”

寒小蓉不信，说：“这么巧？我都穿戴齐全，就要出门了。”

张明说：“应该说这么不巧。”

“我真的不能来吗？有段日子了，想你了。”寒小蓉说。

又一个女人对他说“想你了”，张明的脸上涌出了层层满足。他对着电话说：“我更想和你共进晚餐，因为只有你的秀色陪伴下的美味，才能胃口大开。”

寒小蓉哧哧笑了，说：“就你会说，快忙去吧。”

张明说：“感谢体谅，赶明儿一定和你进一顿情意绵绵的晚餐。”

挂了电话，张明估计亚菲快到了，便关了手机。

4

沙尘暴刮了两天，刮出了沙洲春天的第一场雨。雨下得不大，刚刚润湿了地面，天亮便停了。

刘飞海仰面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也许是昨天过得太兴奋了，挂钟清脆地敲响了早

九点的钟声，他还不愿意起床。他的脑中一遍遍回放着主管组织工作的市委常委刘国泰副书记在管理局会议室，当着全局干部职工宣布他为管理局局长的任命决定时，主席台上下响起掌声的镜头。他记得在那一刻，他的脑子出现了空白，以至于刘国泰副书记接下来的讲话他连个大概都没听出来，好在刘国泰副书记讲完话让他表态发言时，他及时地清醒了过来。

在热烈的掌声中，他清清嗓子，首先感谢组织对他的培养和信任，感谢管理局的同志们多年来的支持，最后讲了自己主持管理局的打算，言简意赅，句句到位，既有理论又有实际，讲得连他自己也觉得意气风发，挥洒自如。

大会结束后，刘书记又召集新班子开了一个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打气和鼓励。刘书记说：“在座的各位，可以说是兵强马壮。这次管理局的班子配备，市委市政府是经过认真地反复地挑选才决定的。这些年，管理局的工作是有成效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不能出了胡开德一个腐败分子就全盘否定。管理局的干部职工总体上是好的，市委是相信你们的，希望班子成员在新班长的带领下，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放下包袱，振作精神，为落实《规划》，为青青河的综合治理作出努力。”

说到这儿，刘国泰转头看了刘飞海一眼继续说：“刘飞海同志就是管理局培养出的优秀干部，临危受命，担子不轻啊！不过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要经得住考验，要学会在逆境中扭转局面。希望刘飞海同志在青青河的综合治理中，带领好队伍，发挥才干，交出一份党和人民都满意的答卷。”

刘飞海想着心里不免又一阵热乎，他知道刘书记是在为他树立威信。刘飞海出任管理局局长一职，在沙洲民间其实已引起了一片哗然。有人说，刘飞海使了大钱，买通了市委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有人说，刘飞海在胡开德的事件上积极配合了省纪委，卖主有功；也有人说，青青河流域综合治理需要一位懂行的技术官员，市委市政府大胆提拔了刘飞海，时势造英雄，刘飞海赶上了。

对自己担任管理局局长，刘飞海一想起全身便热血沸腾。多年的梦想，多年的期盼，在这一刻变成了现实，他怎能不激动。十八年前，当他大学毕业来到沙洲水利局时，他就下决心要努力工作，踏实做人。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满以为凭着自己的努力会有一个很美好的前途，可在水利战线十八年，他渐渐发现自己的想法错了。在沙洲现行的用人机制下，选拔干部不在于你的业绩，不在于你的人品，更多地在于你处世的能力和你现实环境中的人情关系。如果你上面有人，你不行也行；如果上面没人，你行也不行。上面有人就可以给你创造上的条件，上面有人就可以给你提供更大的空间。在官场这些年，刘飞海彻底看清了社会的残酷，用人上的长官意志，使他更进一步地认清了官场。在碰到常丽丽、结识了主管干部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刘国泰后，他毫不犹豫地出了手，才有了今天的位置。

不管外面怎么议论，刘飞海坐了管理局局长的位子铁定的事实。刘飞海想到这里，雄心越发地蓬勃起来，再也按捺不住了，随即拨通了司机小黄的电话。

丰田吉普车驶进管理局大院。走上三楼，刘飞海推门走进属于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在

昨天已被彻底地打扫了一遍，没留还在拘留所中的前任局长胡开德的丁点痕迹。办公室主任余湖生昨天请示时，刘飞海的脑中滑过一丝不祥，但最终还是耐不过对这间办公室的喜爱，选择了。刘飞海喜欢这间办公室的理由，是整个八层的办公大楼再没有一间办公室修有卫生间和休息室的。

刘飞海决定用这间办公室后，授意办公室主任将办公室所有的用具统统换掉，连办公桌上的一本刚翻到三月的台历也换了。刘飞海看着崭新的办公桌，刚取了包装的老板椅，环形的小牛皮沙发，几盆点缀房间品味的阔叶植物，享受地点了点头，他的眼睛最后盯在办公桌上的一叠码放得整整齐齐等待他批阅的文件上，豪情挂上眉梢。

“可惜啊！”刘飞海在心中感叹了一声。走到老板椅前坐下，还为已进拘留所的前任局长胡开德可惜，他觉到胡开德就像个被阉了的太监，无论心多么急切，眼怎么放光，就是无福享受异性的美轮美奂。你真没福啊！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而自己却在拘留所中受苦受累！不，应该是你为我刘飞海做了这么多。要不是你胡开德违规挪用项目资金修建办公大楼，又在修建中索贿受贿、乱搞男女关系被牵了小辫儿，我刘飞海能坐进这间办公室吗？

拿起放在文件上的笔，刘飞海开始批阅文件，这是他做了管理局局长要批阅的第一份文件。文件是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联合印发的《关于青青河综合治理规划的批复》。

刘飞海知道同样的文件市委市政府早已收到，作为综合治理的牵头部门——流域管理局，必须在市委市政府召开会议研究讨论时拿出切合实际的科学方案来。想着，他签下了作为管理局长的第一封批示：召开局务会研究讨论，规划设计院、工程处、执法队主要负责人列席参加。

刘飞海踌躇满志的青青河流域管理局局长生涯的第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批阅文件后，他吩咐办公室主任通知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和列席会议的单位、科室主要负责人，下午两点半开会，并特意安排办公室将他批阅后的批复复印，人手一份，随通知下达，以便引起高度重视。

想着下午两点半自己上任主持的第一次会议，他时时在做着准备，连养成多年的午休习惯也放弃了。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联合印发的《关于青青河综合治理规划的批复》在他手中都卷了边，他还一字一句地在推敲。他觉得只有坐稳了江山，才能拥有三宫六院享受七十二嫔妃的甜美。

尽管刘飞海牺牲了午休，做了丰富的酝酿，但他到达管理局的时间还是比以往晚了一些。这是官场的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好似检阅，首长出场总是在最后的。

走进会议室，他看见环形的会议桌后，只坐着工程处长许建中、办公室主任余湖生和其他几位科级干部，党委书记和两位副局长的椅子都空着。刘飞海心里有点不快，沉着脸走到自己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坐定后，他盯着办公室主任余湖生的脸问道：“余主任，让你通知的人呢？”

“李开书记去党校了，说是参加理论培训；林和平副局长去西山勘察大西河，还没回来；陶青副局长电话关机，联系不上。”办公室主任余湖生娓娓说道。

许建中看见刘飞海的脸色彻底地黑为一块乌云。

班子成员除了他刘飞海，其余一个也没来，会当然开不成了。刘飞海站起身说：“余主任，继续通知，白天他们忙，晚上我想他们有空，晚上八点半准时到会。”说完，刘飞海拿起准备好的各种材料，脚步重重地走出了会议室。

眼歪嘴斜，各样表情堆在了在座的每一个人脸上，一阵椅子摩擦地板的叽叽声响后，会议室只剩许建中了。许建中点了根烟，慢腾腾地收拾起文件袋，走出了会议室。走到刘飞海的办公室门前，许建中放慢了脚步，扭头看了看前后，举起敲门的手最终还是放了下来。走到自己的办公室前，许建中下意识地回头看时，看见办公室主任余湖生走进了刘飞海的办公室。

刘飞海正为他的首战失利而羞恼，他强烈地意识到，在局内形不成以他为核心的班子，不仅得不到期望中的利益，树立最基本的权威也要受到阻碍。今天就是例子，他们推故不来，不单单是个纪律问题，而是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再往远了说，就是一种不服气，一种集体的对组织安排不满的表现。

刘飞海身子陷在老板椅中，他要好好地思考思考如何才能应对这种局面。

刘飞海首先想到了党委书记兼常务副局长李开。前任局长胡开德双规后管理局的日常工作一直暂由李开主持，每个人也以为李开接任局长是意料之中、名正言顺的事。结果呢？晴天一声霹雳，刘飞海这个排位最末端的副局长刘翔跨栏般地噌噌跨过所有的栏杆，做了引路人，李开自然会愣不过神来。

刘飞海继续分析。林和平副局长毕业于西北农大水利系，一直是业务尖兵。担任副局长后，还是习惯奔波在工程第一线，下午他不来参加会议，不一定是对我刘飞海不服气，也许是真的脱不开身。对他这样具有敬业精神的副手还是要肯定的，综合治理规划中有关水利工程项目的投资额高达四十多个亿，没有林和平这样既懂业务又愿吃苦耐劳的副手亲临第一线组织实施，是万万不行的。刘飞海还在担任科技处处长的时候，林和平从工程处长早他一年提升为副局长，说不服气换了自己也会。就让他慢慢适应吧，但愿他调整好心态，做个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楷模。

陶青呢？刘飞海的眼前晃出陶青大大的肚子和肥肥的脑袋，这是个只知吃喝不钻业务的家伙，“不足一屑”，刘飞海的脑中冒出了一句成语，但也不可掉以轻心，沙洲能在四十岁左右混到副处级的干部，没有哪个手里只端盘小葱拌豆腐的。对他还是能拉就要拉的，不就是给几口小肉、端几盅小酒的事吗？睁一眼闭一眼，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算了，不能为己但也不能完全为他人所用。

接下来就是各处科所了。科级干部中还有几位是自己的人，接任林和平工程处长的大学好友许建中，接任他科技处长的雷一兵，都可以算是队伍中的同志。只是许建中会不会因知道的太多而过于跳跃？会不会因在这一次角逐局长位子时出了大力流了大汗而居功自傲？还有他和斗风沙节水公司的老板张明到底是什么关系？刘飞海希望他夹着尾巴做人，不是我刘飞海过河拆桥，官场如此，没办法。

科级干部中最关键的就剩办公室主任余湖生和财务处长李来江了。如果以后他刘飞海

要做到爱局如家，这两个人就必须有儿子般的忠诚、狗般的老实，反之，就要思考了。刘飞海还摸不透这两个人，只觉得这两个人很滑，在他任副职时，做的也不温不火，只是这两个人都是胡开德提携并重用的。余湖生这两天的表现还说得过去，布置办公室的事执行得不打折扣，很有可塑性。李来江也要找个事掂一掂。总之，要斗争也要求团结，如果跟上队伍，就授权授衔，如果他们不识抬举，不积极靠拢组织，解决拿掉。

定好了方针，刘飞海感觉通身的血液舒畅了很多，伸手端着保温杯，刚要喝，看见办公室主任余湖生哈着腰堆着笑走了进来，他指指沙发示意余湖生坐下，顺手拿起桌上的香烟取出一支扔了过去。

5

局务会结束后，许建中感觉后背嗖嗖地冰凉。他为下午没敲响刘飞海办公室的门有些庆幸。他原以为刘飞海会过一段时间出手，没想到第一仗就打得不见声色却又气势汹汹。

晚上的局务会刘飞海在七点四十就坐在了座位上，对先后走进会议室的每一位同志都报以微笑和问候。林和平副局长是八点准时走进来的，林和平推门进来的时候，刘飞海从椅子上站起身问道：“回来了？一天在沙漠中抗战，吃饭了没？要多注意身体。批复看了吗？还要靠你拿下呢。”

刘飞海刚转正身子，陶青红光满面地进来了。他一进来便嚷：“什么事不能等到天亮再说，刚有了酒兴，电话就响，马踏车了，还是遭奸了？”

众人就笑，刘飞海随着也笑，只是许建中看见刘飞海的脸都憋红了。刘飞海笑过后说：“余主任，搞一条烟和一箱绿茶来，让陶局长醒醒酒。”

刘飞海看看表，九点二十了。他问余湖生：“李书记通知了没？”

余湖生回答说：“李书记要我代他向你请假，他心脏病犯了，在医院打吊针。”

许建中没想到刘飞海笑了。

刘飞海清清嗓子宣布开会。他说：“同志们，这段时间我们管理局发生了一些事，好在我们管理局有着良好的传统，风气正，人心聚，业务技术过硬，才克服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才使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成绩是大家的，我在这里谢谢各位的支持。对我们管理局今后的工作，市委市政府给予高度的关注和信任，今天早上，金市长又一次找我谈了话，金市长明确指示，管理局在青青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实施中一定要发挥好桥头堡的作用。上午我让余主任给每人印了一份省发改委和省水利厅转发的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关于青青河综合治理规划的批复》，每个人都收到了吧？接下来，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综合治理这条主线展开。如何理解好、贯彻好党中央和省市领导的指示精神，执行好、落实好、实施好综合治理规划，我建议局务会首先讨论班子分工问题。李书记有病不在，我先说了。我提议由林和平副局长主抓工程，亲临现场指挥实施工程建设，包括正在建设的和待建续建的所有工程。担子是有点重，林局长多辛苦一点，示范点的示范推广作用同样很重要，我们所有的科技成果都要在示范建设点上体现出来，让来来往往的领导

和同志们有看的、有想的、有提的。陶青副局长继续主管安全生产、后勤建设，要节约开支，杜绝铺张浪费。李书记的担子更重，干什么事都首先要统一思想统一起来，财务工作就不要再管了，主抓党建和宣传及业务技能培训工作。我主持全面工作，为了使同志们能轻装上阵，全身心地投入到规划实施中，人事和财务我分管了。以上分工，请同志们商议一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们进行下面的具体工作讨论。”

能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几位副局长还是维持原判，不维持的只有李书记了，而他恰恰又不在。

会议开到夜里十一点多，回到家的许建中躺在床上还在想，想得他的心像打翻了五味瓶。要说刘飞海主持管理局的工作是他一直的梦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他说不准，只感觉很不好。刘飞海就是个政客，不露声色地就把李开给毙了。在一个单位，局长和书记就是一对矛盾体，历届的关系都很微妙，书记要是不管事，局长觉得书记不为他分忧，书记要是管事，局长觉得书记的位置摆不正，有野心；书记更会觉得局长心胸小，气魄不够，水平不高，多疑猜忌，早该让位了。很多的书记和局长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越来越露，从外松内紧到公开叫板，最后落得个二虎相争，两败俱伤。许建中不知李开得没得到消息，得到消息是坐以待毙，还是奋力还击？李开作为党委书记兼常务副局长，在胡开德时代便主管财务，刘飞海三言两语就把他撸到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日子里了。刘飞海选择的时机太好了，一弹不装，一枪不发，对手还没到阵地，就软软倒了下去。

如果回到江湖排辈，回到手艺作坊，许建中和刘飞海都应该称李开书记为恩师。自大学毕业分配到沙洲水利局工作，李开是他俩最初的引路人。许建中想起刘飞海为了老婆的工作调动，和他一起去找李开。李开的岳父那时任教委主任，李开一个电话就把事办了。为此事，刘飞海的妻子苏芬回城上班后特意做了一桌菜，宴请李开和他。席间，刘飞海和苏芬满脸都漂浮着真诚的谢意，双手捧满感激的酒杯，灌得李开酩酊大醉。许建中记得刘飞海也醉了，踉踉跄跄非要送李开回家。李开不让，刘飞海吐着满嘴的白沫一个劲地嚷：“我不放心，我不放心，就是爬，也要安全地把你老送到家，交给师娘。”

往事一幕幕地穿梭，很近，就好像发生在昨天。官位真的能改变一个人吗？许建中又想到了自己，他拿起手机拨通了张明的电话。

6

许建中间张明那件事办妥了没有？张明支吾了半天说：“许处，我真下不了手。”许建中的眉头皱了，对着电话很严厉地说：“下不了也要下，不能留丝毫后患，这是原则。”张明支吾了几句只得说：“那就下吧。”

许建中的电话，一连几天都搅得张明心神不宁。在最初许建中告诉要让夏辉走的时候，他还以为不然。但许建中说：“要是让夏辉继续留在沙洲，夏辉就会变为一只时时要伤人的东北虎。张总，我们的事业注定是个‘条子一开、黄金万两’的高风险、高投资、高回报的行业，水利项目投资已由最初的冷门变为焦点。青青河综合治理项目规划资金